

中學校用

第四冊

共和國
教科書

國文讀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學校用

第四冊

共和國
教科書

國文讀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

MG
96343
213



共和國教科書
國文讀本第四冊

目次

| | | |
|-----|----------------|---|
| 第一 | 過秦論 賈誼 | 一 |
| 第二 | 史記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 三 |
| 第三 | 史記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 三 |
| 第四 |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 孟軻 | 四 |
| 第五 | 孟子謂戴不勝章 孟軻 | 四 |
| 第六 | 對楚王問 宋玉 | 五 |
| 第七 | 左傳燭之武見秦君 僖公十三年 | 五 |
| 第八 | 孟子梁惠王篇節錄 孟軻 | 六 |
| 第九 | 左傳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 七 |
| 第十 |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 八 |
| 第十一 | 國語召公諫厲王止謗 | 九 |

目次

| | | |
|------|----------------|---|
| 第十二 | 書秦誓 | 九 |
| 第十三 | 詩節南山 | 〇 |
| 第十四 | 與蘇武詩三首 李陵 | 一 |
| 第十五 | 周禮考工記節錄 | 一 |
| 第十六 | 國語王孫圉論楚寶 | 二 |
| 第十七 | 說苑辨物篇節錄 劉向 | 三 |
| 第十八 | 孟子魚我所欲也章 孟軻 | 四 |
| 第十九 | 禮記檀弓節錄 二首 | 四 |
| 第二十 | 論語微子篇節錄 二首 | 六 |
| 第二十一 | 列子天瑞篇節錄 列禦寇 | 六 |
| 第二十二 | 左傳秦師入滑 僖公三十三年 | 七 |
| 第二十三 |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 昭公十二年 | 八 |
| 第二十四 | 報燕惠王書 樂毅 | 九 |

| | | |
|------|------------------|-----|
| 第二十五 | 國語諸稽郢行成於吳 | 二二一 |
| 第二十六 | 國語申胥諫許越成 | 二二一 |
| 第二十七 | 穀梁傳虞師晉師滅夏陽 | 二三三 |
| 第二十八 | 卜居 屈平 | 二四四 |
| 第二十九 | 左傳魏絳諫伐戎 襄公四年 | 二二五 |
| 第三十 | 國策莊辛說襄王 | 二二六 |
| 第三十一 | 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 二二七 |
| 第三十二 |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文公十七年 | 二二九 |
| 第三十三 | 左傳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 二二九 |
| 第三十四 | 雜詩 錄三首 曹植 | 二三一 |
| 第三十五 | 莊子馬蹄篇 莊周 | 二二二 |
| 第三十六 | 列子說符篇節錄 列禦寇 | 二二三 |
| 第三十七 | 國策司馬錯論伐蜀 | 二三四 |

| | | | |
|------|-----------|-----|----|
| 第三十八 | 詩四首 | 蘇武 | 三六 |
| 第三十九 | 詩蓼莪 | | 三七 |
| 第四十 | 書無逸 | | 三七 |
| 第四十一 | 國語敬姜論勞逸 | | 三九 |
| 第四十二 | 呂氏春秋貴因篇 | 呂不韋 | 四〇 |
| 第四十三 | 莊子養生主篇 | 莊周 | 四二 |
| 第四十四 | 國策魯仲連說辛垣衍 | | 四三 |
| 第四十五 | 韓非子說難篇 | 韓非 | 四六 |
| 第四十六 | 尚書序 | 孔安國 | 四九 |
| 第四十七 | 金人銘 | | 五一 |
| 第四十八 | 說文序 | 許慎 | 五一 |
| 第四十九 | 秦泰山刻石文 | 李斯 | 五五 |
| 第五十 | 報任少卿書 | 司馬遷 | 五五 |

| | | | | |
|------|-------------|-----|---|----|
| 第五十一 | 荀子榮辱篇節錄 | 荀 | 況 | 六 |
| 第五十二 | 國策蘇秦以連橫說秦 | | | 六四 |
| 第五十三 | 九歌 錄六首 | 屈 | 平 | 六六 |
| 第五十四 | 易繫辭庖犧氏之王天下章 | | | 六九 |
| 第五十五 | 禮記禮運節錄 | | | 七〇 |
| 第五十六 | 孟子許行章 | 孟 | 軻 | 七二 |
| 第五十七 | 周禮小司徒節錄 | | | 七四 |
| 第五十八 | 易謙卦 | | | 七五 |
| 第五十九 |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 司馬遷 | | 七六 |
| 第六十 | 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指 | 司馬遷 | | 七九 |
| 第六十一 | 史記屈原列傳 | 司馬遷 | | 八二 |
| 第六十二 | 離騷 | 屈 | 平 | 八五 |
| 第六十三 | 莊子逍遙遊篇 | 莊 | 周 | 九一 |

| | | |
|------|---------|----|
| 第六十四 | 周禮大司馬節錄 | 九五 |
| 第六十五 | 儀禮士相見禮 | 九六 |
| 第六十六 | 易乾文言 | 九九 |

共和國
教科書

國文讀本第四册

第一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

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旣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甌。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

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第一 史記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第二 史記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

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第四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 孟軻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第五 孟子謂戴不勝章 孟軻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

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第六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第七 左傳燭之武見秦君 僖公三十年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

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第八 孟子梁惠王篇節錄 孟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第九 左傳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

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劇。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第十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第十一 國語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乎。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第十二 書秦誓

秦穆公代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維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第十三 詩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瘳。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靡盬。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

遠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隳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誡。式詛爾心。以畜萬邦。

第十四 與蘇武詩二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第十五 周禮考工記節錄

粵無。罇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罇也。非無。罇也。夫人而能爲。罇也。燕之無。

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慮也。非無慮也。夫人而能爲慮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筥。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第十六 國語王孫圉論楚寶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爲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

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弊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第十七

說苑辨物篇節錄

劉向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蟲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鷺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幼君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第十八 孟子魚我所欲也章 孟軻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噲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第十九 禮記檀弓節錄 二首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

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日，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第二十 論語微子篇節錄二首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第二十一 列子天瑞篇節錄 列禦寇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處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

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第二十二 左傳秦師入滑 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

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第二十三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篁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

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剗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第二十四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見舉也。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

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第二十五 國語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第二十六 國語申胥諫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

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第二十七 穀梁傳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

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第二十八 卜居 屈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諛。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呼。嚙唳。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儉以全吾。驅乎。寧與騏驥。

抗軛乎將隨。鷺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鷺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譏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第二十九

左傳魏絳諫伐戎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彤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泥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

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第二十 國策莊辛說襄王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蟴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儻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鮪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罾盧治其緝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礮礮引微繳折清風而殞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臯塞之內而投己乎臯塞之外。

第三十一 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公圍宋。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第三十二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文公十七年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蕺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第三十三 左傳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第三十二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第三十三 左傳呂相絕秦

昔違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穀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

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矐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第三十四 雜詩 錄三首 曹植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第三十五 莊子馬蹏篇 莊周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情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鞅。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鑿鑿爲仁。踳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踳。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踳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第三十六 列子說符篇節錄

列禦寇

楊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旣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

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第二十七 國策司馬錯論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維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曰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

益強。富厚。輕諸侯。

第二十八 詩四首 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黃鸝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鸝。送子俱遠飛。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

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第三十九 詩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若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第四十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除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壽張爲幻。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第四十一 國語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獸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紬。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綆。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下以上。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第四十二 呂氏春秋貴因篇 呂不韋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於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己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

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第四十三 莊子養生主篇 莊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民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多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譱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

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第四十四 國策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

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

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討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

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樞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第四十五 韓非子說難篇 韓非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它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

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仕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第四十六 尙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

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單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第四十七 金人銘

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第四十八 說文序 許慎

敍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飭。飾僞黻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剛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灑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

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左書。卽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

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昔人受錢昔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妄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僭易

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第四十九 秦泰山刻石文 李斯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第五十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勲勳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騫。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維。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

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儻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

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侂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臣死且不避，矧更重於死乎？臣死且不避，矧更重於死乎？臣死且不避，矧更重於死乎？

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繆繆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胥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章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

禍重爲鄉里所僂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第五十一 荀子榮辱篇節錄 荀况

橋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僨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枝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象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劌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強。侔侔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侔侔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儵鮀者。浮陽之魚也。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

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視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僑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僭優是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

未必不危也。污優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第五十二 國策蘇秦以連橫說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懵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紼。媵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媵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

鑑。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伏軾擔衝。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嫪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嫪何前倨而後卑也。嫪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第五十三 九歌 錄六首 屈 平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邇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綯荃橈兮。蘭旌望涇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予太息橫流涕兮。瀝浥隱思君兮。陟側桂權兮。蘭櫂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牽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鷺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誓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

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擧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攀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少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釣鮒。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阿。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留。留靈修兮。澹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陳餘躡兮。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第五十四 易繫辭包犧氏之王天下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第五十五 禮記禮運節錄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

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第五十六 孟子許行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器械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

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第五十七 周禮小司徒節錄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

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及頒比灑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第五十八 易謙卦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九三勞謙君子有

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第五十九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柯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

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禩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翫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

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

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禩。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豎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虛。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第六十 史記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司馬遷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

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

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歎。歎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第六十一 史記屈原列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

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汙。汝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第六十二 離騷 屈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

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濟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佗。余旣不難夫別離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哇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翼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亦何傷。擊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旣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

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怵鬱悒余侘傺兮。吾猶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謗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蕞蕞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鞿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湜又貪夫厥家。澆

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咎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歎歎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擊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瓊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

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慮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遂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瓊茅以筵篲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冀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

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禹湯儼而求合兮。摯皋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鸚鵡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菱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諂兮。櫟又欲充其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邴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

揚雲霓之旒。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第六十三 莊子逍遙遊篇

莊周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幻。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檜。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

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第六十四 周禮大司馬節錄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鑼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家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禘。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

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攄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乃表。及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賊。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

第六十五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鶩。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

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鄙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於門外。曰。某也使其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

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擊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擊再拜稽首若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擊曰寡君使某還擊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

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第六十六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

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湓，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共和國教科書 國文讀本 第四冊

二二二

中華

共和國
教科書
國文讀本
第四冊終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 編 中 學 共 和 國 教 科 書

| | | | | | | | | | | | | | | | |
|--------|--------|--------|--------|--------|--------|--------|--------|--------|--------|--------|--------|--------|--------|--------|--------|
| 修身要義 | 國文讀本 | 英文 | 本國史 | 東亞各國史 | 西洋史 | 本國地理 | 化學 | 算術 | 代數 | 平面幾何 | 立體幾何 | 物理學 | 法制大要 | 經濟大要 | 兵式教練 |
| 國語國文卷上 | 國語國文卷前 |
| 二卷 | 四冊 | 三冊 | 二卷 | 二卷 | 二卷 | 二卷 | 一冊 | 一冊 | 二卷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 上卷 | 每冊 | 第一學年 |
| 布紙 |
| 四三 | 二一 |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壬五九號

Republican Series
CHINESE READERS
for Middle Schools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三版 (中學採用)

(共和國國文讀本四冊)
教科書 紙面每冊定價大洋貳角半

編纂者 武進許國英
校訂者 海鹽張元濟
武進蔣維喬
長樂高鳳謙
武進莊鳳謙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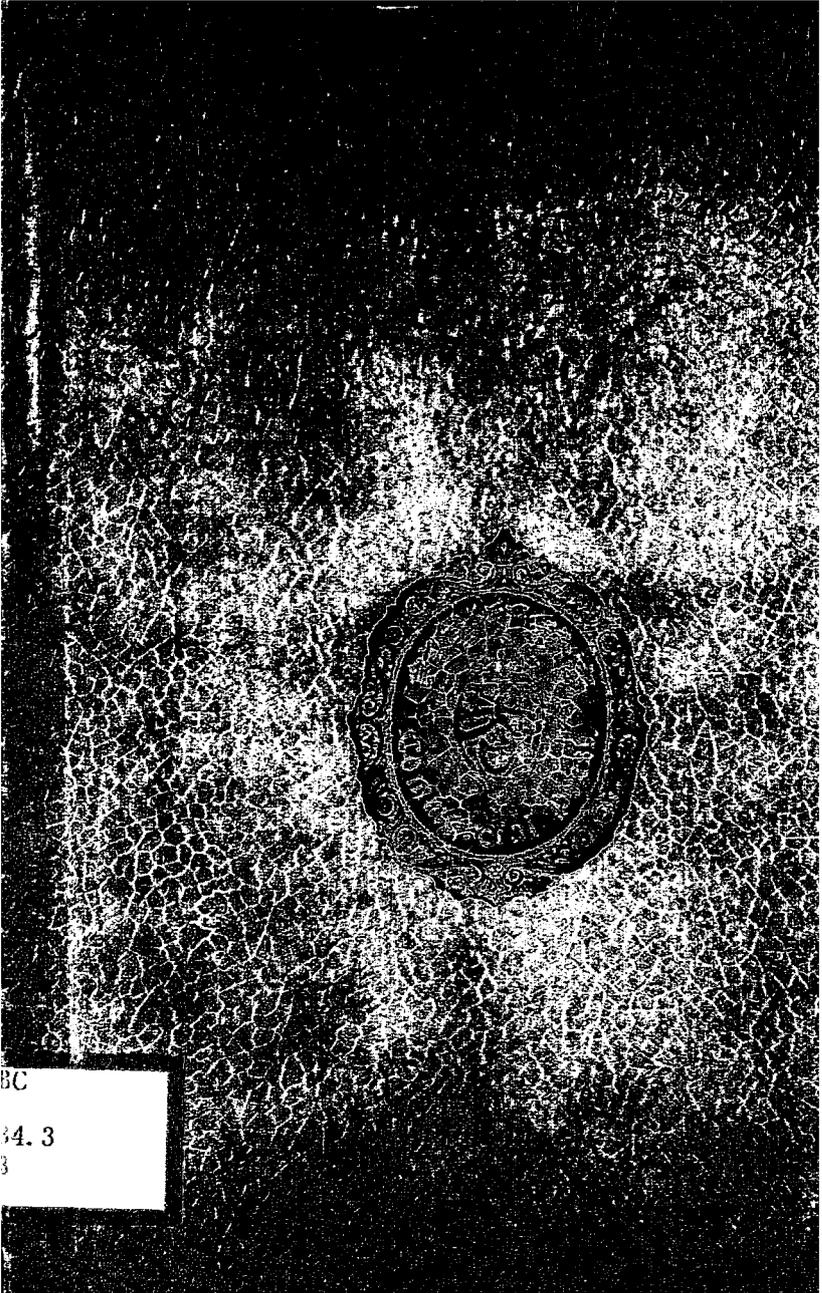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
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二九四四



BC

34.3

3